

● 时政小说

风口浪尖

越陵居士◎著

你有阴谋，我有阳谋

这本书，把名利场上的种种鬼蜮伎俩暴露无遗。那些既得利益者，哪个不是人精？廉政工作者们需要比他们更高明的智慧、更坚强的信念、更强大的气场，才能将这些魑魅魍魉收进法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风口浪尖

赵阳居士◎著

你有阴谋，我有阳谋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口浪尖 / 越陵居士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55-1042-2

I. ①风… II. ①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5117 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风口浪尖

作 者 越陵居士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42-2

定 价 35.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 (东区) 14 号楼

邮 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人 物 表

冯容海（东州市罗凤新区廉政办主任）
徐 鸣（冯容海的秘书）
董芳婷（罗凤新区城投集团办公室主任）
刘树兴（省纪委副书记，冯容海的老领导）
宋永林（东州市委副秘书长兼罗凤新区管委会主任）
应宏权（城投集团董事长）
应 彪（力天建筑公司总经理，应宏权的儿子）
丁国凯（廉政办常务副主任）
陈 涛（廉政办纪检监察处处长）
季克凡（廉政办审计监督处处长）
何永莲（廉政办综合处处长）
王绍坤（东州市审计局局长）
赵 洋（宋永林的秘书）
田亚洲（罗凤新区公安局副局长）
林晓麦（罗凤新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钱仁昌（罗凤新区党委会成员，副书记，主管党群工作）
邹文怀（副主任，负责规划，建设和交通工作）
高 磊（副主任，负责工业，科技和信息产业工作）
夏 俊（副主任，负责文化，教育和人事工作）
谢 伟（副主任，负责农业，林业和水利工作）
戴世杰（党委委员，公安分局局长）
陆天明（东州市市委书记）
吴 哲（东州市市长）
石 谦（东州市纪委书记）
顾 城（东州市市委秘书长）
陈 梅（田亚洲的老婆，女商人）
田 野（田亚洲的儿子）
丁 雯（丁国凯的女儿，东州大学法律系学生）
吴新风（丁国凯的老婆）

目 录

001	如此烫手的山芋,该不该接
013	麻将是一门哲学
025	党委会上的对台戏
038	女记者又找上门来了
049	三个女人一台戏
061	不是不想查,而是不能查
073	他回来了,董芳婷的心乱了
086	吴市长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98	第一次正面交锋
113	你方唱罢,我方登台
125	市里面的考察组下来了
141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154	董芳婷陷入了两难境地
167	父亲的忌日
181	既要试水深,更要试水温
197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212	董芳婷中了“彩票”
226	不平凡的小年夜
239	廉政办出手了
252	顺藤摸瓜是一门技术活
265	被篡改的政府会议纪要文件
278	“豆腐渣”工程倒了
291	省长夫人的指示
303	变局

如此烫手的山芋，该不该接

捅马蜂窝，有两种结果：要么，你把马蜂灭了；要么，马蜂把你灭了。而且，前者往往是小概率事件，后者居多。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各自让一步，你不去招惹，马蜂们自然就不会群起而攻之。又或者，干脆视而不见，彼此讲究的是一团和气、相安无事。

冯容海坐立不安，表情凝重。他点上烟，起身走到办公室的窗户前。正午的东州城，一片阴霾，像极了冯容海此刻的心情。不到一支烟的功夫，铜钱大的雨点便噼里啪啦地敲打在窗户上，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鼓点声，愈加让人琢磨不透外面的世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紧挨着就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冯容海的脑海浮现出唐朝诗人李贺的一首诗——《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胭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
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龙为君死。

他边默诵着边思索着，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触。5分钟后，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冯容海转过身，回到办公桌前，说了句“请进”。

“你是？”出现在冯容海面前的，是一张生面孔，年轻女性，不到30岁。阳光，大方，举止得体。

她走到冯容海的对面，并没有主动坐下，边递上名片边解释道：“冯书记，我叫任佳，是市电视台的记者，昨天下午和您联系过……”

“哦，我想起来了，今天上午要采访我，对吧？”冯容海这才恍然大悟。新官上任这些天，冯容海忙得团团转，早就把采访这档子事情抛之脑后了。

“没错。”任佳微笑着点点头，脸上浮现出浅浅的酒窝，格外迷人。

“不过任记者，实在是抱歉，我等会儿还有个重要的会。我看，采访只能是改天了。”

“冯书记……”

“任记者，下次吧。一有时间，我主动联系你。”虽说平日里冯容海不喜欢，也不擅长和媒体打交道，但是，记者毕竟是无冕之王，能不得罪就不得罪。

“那好，冯书记，我等你电话。”冯容海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任佳也只好作罢，先行告辞。

她刚到门口，冯容海却又叫住她，笑着说：“对了，任记者，你的功课可是没做足。”

“功课没做足？”任佳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地问。为了采访冯容海，她可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就差连他的家庭成员的背景都挖出来了。

“是呀，现在称呼我冯主任似乎更准确一些。”

任佳稍作停顿，觉得有些失态，笑了笑，说：“冯主任，抱歉，的确是我的疏忽。”

冯容海马上又打了个哈哈，说：“任记者，只是个称呼而已，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书记和主任,不放在一个平台上横向比较,很难判定谁的帽子大谁的帽子小。省委书记是书记,村支部书记也是书记。同理,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是主任,居委会主任也是主任。而冯容海这个新被任命的东州市廉政办主任,源于三个月前的一次谈话。

三个月前,时任东州市纪委副书记的冯容海,接到了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刘树兴的电话,称有要事,命他速赴省城。对于省城,冯容海并不陌生。23年以前,他怀揣梦想,绕山路,走水路,再上公路,最后坐上了北上的列车,一路辗转,终于如愿迈进了省政法学院的大门,主修法律。4年后,因成绩优异,在校期间表现突出,经导师推荐,冯容海撞了大运,搏到了留在省城的机会,进了母校所在那个区的纪委工作。当时,担任区纪委书记的正是刘树兴。5年后,刘树兴调到省会市纪委任第一副书记,与此同时,也把冯容海带到了市纪委,在纠风办任职。再5年,刘树兴又往前迈了一大步,进了省纪委,任副书记。冯容海也跟着进了省纪委,成了刘树兴的秘书。如果说,冯容海本身就是一匹良驹,千里马,那么,刘树兴就是发掘他的那个伯乐。做了3年的秘书,冯容海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回东州。刘树兴只好忍痛割爱,并亲自向东州市纪委方面打了招呼,做了推荐。最后,冯容海被安排在了新成立的罗凤新区管委会纪委纠风办主任的位置上。

官场上,领导和秘书的关系,从某种角度来说情同义父和养子,坊间甚至有一个秘书半个儿的说法。许多时候,领导在秘书身上进行感情投资,把他当成自己权力的延续。等自己将来老了,退下了,仍可得到被提拔上来的秘书的关照。这种逻辑,和出发点的好坏无关,只是一种复杂的情结。罗凤新区是东州最大的工业园区,副城市中心,省级经济开发区。所在区域为东州唯一的岛屿——罗凤岛。东州地处沿海,原先罗凤岛只不过是一个人口不足千人,孤悬于市区之外的偏僻小岛,贫穷落后,岛上经济以渔业和旅游业为主。上世纪末,经省发改委批准,罗凤岛被定为东州市四大功能区之一,以发展工业为主,商业为辅。市委市政府将之申报成了省级经济开发区,由于其地理上具有海陆双重优势,省里也非常重视和支持它的开发建设,给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和大量的资金支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了各方面的支持,罗凤新区的地位陡然上升。

如今,入驻罗凤新区的企业近两千家,单单每年带来的税收就高达上百亿,位列东州四大功能区之首。

冯容海正是从罗凤岛走出来的渔家子弟,父母都是淳朴善良、老实本分的渔民。小时候,冯容海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小伙伴们的去海边玩耍,累了,就躺在软绵绵的沙滩上,静静地感受大海的声音和脉搏。而他的名字和大海也颇有渊源,父亲给他取名容海,是希望他的心胸能像大海般宽广,有容乃大。

既然老领导下了指示,又那么急,冯容海自然不敢怠慢。第二天一大早,他一个人出了门,开着那辆灰头土脸的桑塔纳2000,直奔省城。

堂堂的市纪委副书记,正处级干部,开的却是桑塔纳,还是花低价从二手车市场淘来的,怎么瞅着怎么不搭。这种档次的车,只符合三个私家车的特征,四个轱辘,一个方向盘,会跑。按照规定,像冯容海这种级别的干部,是允许配车配司机的,标准在20万到25万这个区间。冯容海取了下限,他的专车是一辆广汽本田,2.0的排量,办完所有的手续,也就20万出点头。毕竟,纪委是个敏感部门,“公车私用”又是个敏感话题,二者叠加,不知道背后会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监视着你。一旦逮到机会,就给你使么蛾子,设局,挖坑,恨不得你栽个大跟头,永无翻身之日。

在工作上,冯容海有个外号,叫“冯固执”,为人处世极有原则性。在他看来,专车即公车,只能公用,不能私用,更不是某个领导干部的私人资产,这是底线,也是唯一的底线,过了,就是犯错误。为此,他还曾在一次讨论会上,和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罗凤新区管委会主任宋永林拍过桌子,让宋永林这个一把手颜面扫地,恨不得当场就摘掉他的帽子,把他发配到穷乡僻壤。同时,为了表率,冯容海咬了咬牙,痛下血本,自己花了几万块钱,从二手车市场淘来这辆桑塔纳2000,以作私用。别人眼中的固执,在他看来,却是种韧性,尤其经常和腐败分子打交道,更需要这种韧性。

到了省城,听完老领导的话,冯容海的心中有惊有喜,但更多的是沉重。惊的是,这么重大的决定,为何此前没有任何的风声。喜的是,自己也算是独挑大梁,有了更高层次的锻炼机会;而沉重,是因为面对崭新的部门,崭新的岗位,崭新的挑战,自己是否能挑起这个重担。当时,冯容海承认,自己的心中的确有些吃不准,是犹豫的。经过老领导的一番劝说,他最终才接受了这项使命。老领

导、省纪委刘书记之所以点冯容海的将,第一,冯容海做过他的秘书,知根知底;第二,看中他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第三,他在罗凤岛长大,又曾在罗凤新区纪委任过职,对罗凤新区,他是熟悉的,也是有感情的。

所谓新的部门,是指罗凤新区廉政办。新的岗位,是指一把手,廉政办主任这个位置。廉政办,是省纪委酝酿已久,经过反复讨论和科学验证的决策,在全省尚属先例。以往,涉及腐败问题,往往由纪委、监察、检察院、审计局等多部门协同办案。部门多了,难免会沟通不到位,信息不对称。一旦出了事,或遇上棘手的案子,谁也不愿做冤大头,难免相互推诿、踢皮球,从而大大降低了办案效率。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廉政办才应运而生。该办公室将整合纪检、监察、检查,审计等多部门职能,改变以往协同反腐的思路,尝试着用整体反腐的方式去解决腐败问题。廉政办成立之后,罗凤新区将撤销相应的纪检,监察,检查和审计部门,而廉政办下属部门的工作业务直接由东州市相对应的部门对口指导。同时,廉政办也接受管委会党委的领导。

老领导刘树兴私下还给他透露,为了廉政办的组建,由自己亲自带队,曾多次赴香港,向廉政公署取经。可见,省里面对廉政办的重视程度。

腐败犹如毒瘤,而反腐恰似一把手术刀。手术刀过钝,或者切割不到位,不仅不能根除毒瘤,反而会刺激它进一步扩散,转移,滋生。长久以往,毒瘤自身的免疫力就会增强,长期的积累,一旦恶化,就会落入病入膏肓的境地。到时候,可就无从下手了。一个社会、一个政体,如果贪污、受贿、跑官、买官卖官变得理所当然,衍生出庞大而又复杂的利益链、生态圈,那可是会亡党亡国的!

三个月过去了,廉政办有了雏形,该挂的牌挂上了,该到位的人员到位了,新的领导班子也成立了,接下来,也该烧几把火了。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冯容海这些天一直在考虑这火该往哪儿烧,怎么烧。这烧火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的确有火可烧,不烧,隐患会越来越大,等到人家根深叶茂,那就陷入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泥潭。第二种,烧的是无名之火,是噱头。新官上任,根基未稳,不少人希望能用一种独特的亮相方式来造声势,以稳住阵脚。而且这火怎么烧是有讲究的,烧的往往是前任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形式也只是走过场。烧得好,成了你的政绩,烧不好,你就会替前任当了冤大头。

冯容海还没琢磨透。没想到,昨天上午,就有人给他送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的是罗凤新区城市投资集团办公室主任董芳婷滥用职权、中饱私囊，除了侵吞大量的国有资产之外，还利用职权，为某建筑公司承包“南翔花园”项目开后门、打包票、亮绿灯。举报信上还罗列了相应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是具体的数字。至于是哪家建筑公司，并未交代。

南翔花园四年前刚竣工，是新区城投集团主抓的大工程，也是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之所以大，之所以重点，一来，它是新区的第一个住宅工程，市里，尤其是新区的领导极为重视，谁也不愿意看到这第一炮打成了“哑炮”，面子丢了事小，毁了政绩事大。政绩如同官员往上爬的绳索，没人傻到把绳索剪断，自毁前程。二来，南翔花园是安置房项目，安置房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且，这里面的水深得很，某些官员借此机会大肆玩猫腻、捞油水，实为家常便饭。问题一旦浮出水面，难免就会引发有关方面的关注。不过，关注也有几种方式，第一，直接动刀子，下狠手，连根拔起。第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视而不见。至于该用哪一种，如何把握火候，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

别人眼中的学问，在冯容海看来，却是一文不值。一是一，二是二，没那么多的小九九，这就是他办事的原则。

无风不起浪，根据多年的经验，冯容海判定这封举报信，并非空穴来风。更不像是恶意捏造、诽谤和攻击。

但凡腐败案，一般而言，都有着一条长长的灰色利益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交错，错综复杂。不深究，也就罢了，一旦往下刨，如果刨出个大黑洞，深不见底，大黑洞里又隐藏着某些人物，你根本下不了手，或者根本没资格下手，那该如何选择？办公室主任有问题，那总经理呢，再往上，集团的董事长呢。要是他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事情可就棘手了。

在罗凤新区，城投集团的地位可谓是举足轻重，下辖五家子公司，稳坐国有企业第一把交椅。光每年创造的税收就近10个亿。想着，冯容海的脑海蹦出了一个成语，蚍蜉撼大树，蚍蜉即蚂蚁，况且自己还是只初来乍到的蚂蚁，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拿什么去和城投集团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抗衡呢！

的确，冯容海曾在罗凤新区任过职，纪委纠风办主任。不过，两年后，他就被调到了市纪委。更何况，那是10年前的事情了，环境变了，人也变了。因此，对

于罗凤新区而言,冯容海是“老人”,更是“新人”,说是初来乍到,的确没错。

犹豫着,冯容海的心中蹦出了老领导的一句话,“小冯,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尽管放手去干,我这个老头子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这句话,如同定心丸,更似一把无形的尚方宝剑。冯容海坚定地抿了抿嘴,像是拿定了主意。他看了看时间,理了理思绪,出了办公室的门。

刚出门,便撞见了廉政办副主任丁国凯,丁国凯是冯容海亲自点的将。两个人曾在一起搭过班子,彼此知根知底。冯容海在罗凤新区纪委任纠风办主任时,丁国凯正是他的副手。两年后,冯容海去了市纪委,干的是老本行,纠风办副主任。而丁国凯,被调到了罗凤新区所在的地盘,瓯港区纪委,任监察处主任。如今的丁国凯,已是瓯港区纪委的常务副书记。这次,成立廉政办,冯容海特意请示老领导,要了这个人,看中的正是丁国凯的人品和业务能力。

一起共事,要得不是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各怀鬼胎,而是志同道合。有了这个大前提,哪怕是有矛盾,有争执,都是好事。

“老丁,这件事你怎么看?”冯容海扬了扬手上的举报信问。

昨天,看完举报信,冯容海让秘书徐鸣复印了4份,副主任丁国凯,纪检监察处处长陈涛,审计监督处处长季克凡,综合处处长何永莲,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人手一份。让他们各自过目,有个准备,第二天召开专题会来讨论。

“老冯,依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丁国凯顿了顿,环顾四周,压低着嗓门,又说,“而且难保就是大文章。”

“老丁,实不相瞒,这也是我的看法。”冯容海稍作犹豫,试探着问,“不过,该怎么来做好这篇文章,从什么地方入手,我还有些吃不准。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

“老冯啊,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怎么样做好文章,而是能不能做文章。”丁国凯一语中的。

冯容海的心“咯噔”了一下,丁国凯的话,道出了他心中的另一层担忧,那就是其他三个人对此事的态度。毕竟,是刚搭建的班子,除了丁国凯,对于陈涛、季克凡和何永莲,冯容海并不了解。人心隔着肚皮,想要摸透,没有个三五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而且,如今混官场的人,尤其是老手,人人都有几张面具。熟悉的人,他会自动摘下。至于陌生人,见什么人,戴什么面具。

“老丁,无论如何,等会儿我们先讨论,你这个副主任的态度很关键。”冯容海话里有话地说。

进了会议室,陈涛和季克凡闷头抽着烟,何永莲把弄着手上的iPhone,彼此之间如同陌生人,没有任何的交流。这也正常,没有把准对方的脉时,心中是该有堵墙,尽量少交流,少说话。这官场上,最难处理的就是人际关系,最容易捅娄子的就是嘴巴。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该说的话,必须说,少说一句,可能就失去了一个机会。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能说,多说一句,可能会毁了前程。真正的高手,能把假话说得像真话,并让他人信以为真。

见冯容海和丁国凯进门,季克凡掐灭了烟,何永莲收了手机,唯独陈涛,跟没事一样,继续点上烟,“吧唧吧唧”地抽着。

“老陈,你的烟瘾很大嘛。”冯容海边笑着问边上前推开窗户。

“冯主任,没办法,干我们这一行的,每天不知道要死多少脑细胞,只能用烟来提提神,醒醒脑。”

“我完全赞同陈主任的这个说法,眼下,我们廉政办刚刚成立,责任重大,省里面和市里面都在看着。接下来,大家可要做好死更多脑细胞的准备。”冯容海巧妙地接过话,尔后,扫了每个人一眼,直接进入了正题,“想必,这封举报信的内容,大家都看过。既然看过,就该有想法。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各自的想法。老丁,你来带个头!”

“我的想法很简单,对于贪污腐败分子,不管背景有多深,后台有多硬,一律严惩。”丁国凯第一个亮明了态度,也算是对冯容海的支持。听着,冯容海心中暗喜,稍许有了些底气。

“你呢,老陈?”冯容海转向陈涛问。

“冯主任,那我就直说了。毕竟,我们廉政办刚成立,步子应该稳一些,迈的太大了,是会出问题的。况且,类似的举报信,我以前在纪委工作时,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十有八九都是恶意攻击和诽谤。太当回事了,死的可就不是脑细胞了。当然,您是一把手,你说查,我一定全力协助。”

履新之前,陈涛是市监察局干部室的副主任。纪委和监察局,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说白了,是一家人。按惯例,监察局的一把手,往往由纪委的第一副书记的来兼任。虽说,上任之前,他和冯容海曾同在纪委的屋檐下,但毕竟两个

人，隔着好多个级别。级别就如同一条无形的三八线，一个书记，是不会天天和下面的虾兵蟹将混在一起的。因此，两个人之间，只是经常性的照面，并不熟悉。

不愧是干部室出来的人，别看陈涛表面上是个粗人，说起话来，却颇具艺术。在情况未明之前，模棱两可，才是明智的选择。

“老季，你呢？”

季克凡推了推眼镜，应道：“我的想法，和陈处长一样。”

季克凡原先是市审计局政策法规科的科长，是审计局局长王绍坤亲自推荐过来的人。共事以来，冯容海发现，这个人沉默寡言，不太喜欢与人交流，总是把一个人闷在办公室里，典型的闷骚型官员。这类官员，要么本性如此，埋头干实事，要么极具城府。至于季克凡到底属于哪一类型，现在，还很难判定。

“永莲同志，说说你的看法？”

何永莲，是新班子成员中，唯一的女性。之所以这番安排，原因有二。一来，是男女平等的延伸体现，说穿了，是一种平衡。一个班子，女人不宜过多，女人一多，戏台子也就多了，各演各的戏，容易乱套。但是，也不能没有女人，阴阳还是需要调和的。二来，廉政办接受的是双重领导，除了东州市的有关部门，还有管委会党委。纪委唱了主角，审计局的人也有了，自然不能少了管委会的人。何永莲先前在管委会担任党群工作部科长一职，把她安排在综合处处长的位置上，也算是对口。

“冯主任，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能不接就不接。接了，难免会惹祸上身。万一出了什么乱子，场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没想到，看似温文尔雅的何永莲，一放炮，就是大炮，猛炮。女人心，海底针。这下子，冯海容总算是深刻体会到这句话的真谛。

本就不大的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各有各的心思，各打各的如意算盘。良久，清脆的打火机声打破了沉默，冯容海点上烟，并没抽。尔后，轻咳几声，才开了腔：“大家还有别的想法嘛，如果有，接着发言，继续讨论。”

说罢，冯容海再次用眼神扫了一遍，又说：“既然没有，那我就来说几句。成立廉政办，并把我们的罗凤新区作为试点，是省纪委经过反复斟酌，慎之又慎做出的决定。这不仅是一种信任，更是责任。廉政办，顾名思义，在我们的眼皮子

底下,任何国家公务人员,不管是什么级别,都必须做到清廉,洁身自好,决不允许和贪污腐败问题沾边。一旦发现,严惩不贷,绝不手软。而且,不同于以往的纪委,检察院等多部门协助办案,我们有着更优势的资源,那就是作为单一的独立部门,整体反腐。”

“冯主任,你的意思,是想查。”冯容海还未说完,就被何永莲打断了。

“永莲同志,这不是想不想查的问题,而是必须要查,不仅要查,还要一查到底。”

“一查到底。”何永莲穷追不舍,又问,“冯主任,你的意思是,这不仅仅是起个案,而是多人共同犯罪的窝案。”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的确如此。”

“可是冯主任,您现在连这封举报信上的内容,是真是假,都还没来得及证实。怎么就可以妄下结论,判定这是起窝案呢。”

一来二去,冯容海万万没想到,何永莲居然挖了个坑。他在毫无防备的前提下,跳了进去。看来,这个女人手上的确有两把刷子,不简单。

“永莲同志,我这不是在下结论。而是在表明态度,我们廉政办该有的态度。”

冯容海曾听过一个论调,官场人,大体可总结为三类,第一类,只做事不做人,这类人,注定碌碌无为,退休前,能混个正科就不错了。第二类,只做人不做事,这类人,纯属投机分子,眼中只有利益,把仕途作为赌注。赌对了,风光无限。一旦下错了注,最终的命运只有一种,锒铛入狱。第三类,又做事又做人,这类人,深谙官场之道,善于拿捏分寸,才是真正的高手。显然,在这方面,自己和何永莲不在一个级别。

“冯主任,您是一把手,查不查,怎么查,拍板权在您手上。不过,我还是要送你一个善意的提醒,城投集团是罗凤新区巨无霸级别的企业,而且,还是国企,真查出了什么问题,还好说。万一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问题都没有,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还有,即便真的有问题,你可别忘了,南翔花园可是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你要去揭这个盖子,上面的领导会怎么样,这不等于抽领导的耳光嘛。”

“我是一把手,真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

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是商量,是沟通。结果,却是剑拔弩张,俨然成了冯容海和何永莲的对手戏。论级别,论经验,冯容海都远在何永莲之上。但是,不难看出,深藏不露的何永莲压根儿就没把他这个一把手放在眼里。至于陈涛和季克凡,态度暧昧,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把准脉,然后,再对症下药,争取他们二人的支持。到时候,即便何永莲唱反调,四票对一票,她也就无话可说。

会议结束,冯容海给丁国凯递了个眼神,示意他先留下。等其他三个人相继离开,脚步远去。他才开口问:“老丁,你怎么看?”

“陈涛和季克凡有这样的态度,在我的意料之中。”丁国凯皱了皱眉,继续说,“不过何永莲的公开反对,而且态度如此的强硬,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据说,她可是宋秘书长面前的大红人。当然,这也只是传闻。”

丁国凯口中的宋秘书长,是指东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罗凤新区管委会主任宋永林。对于宋永林,冯容海不陌生,但也谈不上熟悉。不陌生,是因为,毕竟同在罗凤新区这片屋檐下,又都是一定级别的干部,抬头不见低头见。上任三个月,作为新区党委班子的成员,参加过几次常委会,也算是和宋永林打过几次交道。至于10年前,冯容海在新区纪委任纠风办主任时,宋永林正在东州下面的乡镇,任镇委副书记,更谈不上有什么交集。不熟悉,除此之外,关键缘于彼此为人处世的章法不同,说白了,尿不到一个壶里面。宋永林讲究的是一团和气,有和谐才有发展,有发展才有政绩,有政绩才有往上挪一挪的机会。冯容海则不同,对事不对人,认死理,容易得罪人。只要犯了错,不管你的级别有多高,哪怕是天皇老子,他都敢跟你较劲。搞的经常有人在宋永林面前上折子,告他的状,绕来绕去,目的都只有一个,把这个目中无人的“冯固执”,一脚踢出罗凤新区,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对此,宋永林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笑笑。当然,这笑里面是有苦衷的。他对冯容海不是没看法,不仅有看法,看法比别人还多,还深刻。一个下属,刚上来,就给领导难堪,咬住“公车私用”不放,像话嘛,有没有半点的政治觉悟,不懂规矩的东西。不过,仔细一掂量,拿下冯容海这步棋,轻易不能走。毕竟,打狗还得看主人,他可是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刘树兴的人,不到万不得已,没到撕破脸的那一刻,能不动则不动。

“老丁,不管她是谁的人,唱反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该查的还是要

查。更何况,南翔花园还是个安置房项目,民生项目。”

“老冯,是得查。不过,即便查,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老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冯容海以为丁国凯动摇摇了,不快地问。

“老冯,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动作不应过大,我们先来摸摸董芳婷的底。等摸准了,摸透了,再往下刨。你觉得呢?”

冯容海起身,在会议室里踱来踱去,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许久,才说:“我看也只能如此了。还有,老丁,对于罗凤新区,我们是老兵,更是新人。我看,有必要找个熟悉情况又值得信任的人,最好是公安系统的人,摸摸董芳婷的底。”

丁国凯在脑海里过滤着人选,想了想,说:“人选倒是有一个。”

“谁?”

“新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田亚洲,是我的老战友。”

“老丁,那你就尽快去找找田局,了解情况。”